

泳齋近思錄衍註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三

凡七十九條

代郡楊

伯彥

彥瞻

窮理

經史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

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 孟子所謂知言

是也

伯彥曰

晦翁曰知言者盡心知性凡

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

伊川曰孟子知

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

味免難於堂下眾人心中則不能辨決矣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

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

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德則屢中君

子不貴也

文集下同

伊川先生答門人曰 孔 孟之門豈皆賢哲
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
不敢信己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
於某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
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

伊川先生答 橫渠先生曰所論大槩有苦心
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之氣非明睿所照

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

有之

（釋註）明所照者如目所觀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髣髴爾

能無差乎

更願字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

暢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

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

（釋註）杜元凱之序春秋曰將令學

者原始要終尋其技業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要而飲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然後思慮有為得也遺書此言與杜氏互相發明

得心勞氣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嘗有人

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

遺書下同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

學原於思

得之不思則不得也 孟子曰思則

所謂日月至焉與父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須心潛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

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

回致

其知者推致吾之所知以及其所不知

伊

晦翁曰如喪致乎哀之致

川先生曰學者固當勉強然湏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觀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躡等也勉強行者安能持

夕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
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爲人不知旋安排
著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深淺學者
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某年
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
意味與少時自別

凡一物上有一理湏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
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
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

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
得便會貫通若只格一物便通眾理雖顏
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

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

舊註

又曰所務於窮理者非道盡窮了天下萬物
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積累多
後自然見去箇處晦翁曰致其知者推
致吾之所知以及其所不知如喪致乎哀之
致窮到極處謂之致又曰致知誠意是學者
兩個關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惡與善
之關透得致知之關則惡致知不然則夢透得誠
意之關則善不然則惡致知誠意以上工夫
較省箇處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
靈散於動植者物之微見於日用者物之寓

無非物也無非理也其隱顯精粗動靜出入
升降聚散往來屈伸莫不有自然之理存乎
其間苟日與之接而不盡其理則識有所不
精矣或格其一而不及其餘則知有所不編
矣故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格至也即物而窮
至其理也雖然此格物之理也若其實通之
妙則晦翁之言盡之矣
致知者當自誠意始夫如是則融而會之一
而一也
而二也

思曰睿思慮父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
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
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
問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

何曰只是致知若智識明則力量自進

問

晦翁曰知者心之神明妙眾理而宰萬物者也神是恁地精彩明是恁地光明或問知與

思如何分別 晦翁曰二者只是一事知如手思是使那手去做事思所以用夫知也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

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内外之

道也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情

性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湏是察

舊註又曰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趣 程子非之何也曰這

於求 晦翁曰大學或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

反求諸己此說亦是

程子非之何也曰這

理是天下公共之理，人人都有。初無物我之分，不可道我是一般道理，人又是一般道理。將來比並看，如赤子入井，皆有怵惕，知得人有這個便知自家亦有這個，更不消比並。知自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

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

學者先要會疑。

以上並遺書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曰：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

語顧語未必信耳 孟子所謂知性知天學

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
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諭亦不待語而
後知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爲異端所劫
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辯異端不必攻不逾
朞年吾道勝矣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
知則學爲疑撓智爲物昏交來無間卒無以

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

文集下同

賀孫問 晦翁曰

弘死藏其血於地三年化爲碧曰此如虎威
之類問應人物之死其魄降於地皆如此但

或散或微不似此等之精悍所謂伯有用物
精多而意魄強是也因言鬼火皆是未散之物
有人夜行淮甸間忽見明滅之火當其路頭
其人衝過見皆人形如廟社泥塑未裝飾者
亦未散之氣不足畏晦翁曰若論正理則
如樹上忽然生花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此
乃造化之迹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叫
則以爲怪曰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聞鬼正
理故爲怪異如家語云山之怪曰夔魍魎水
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墳羊皆是氣之雜
釋乖亂所生亦非理之無也必以爲無則不
可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也有時忽然夏寒
冬熱豈可謂無是理既非理之常便謂之
怪孔子所以不語非學者所當先也

子貢謂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

言一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

以仁爲己任不以苟知爲得必以了悟爲聞

因有是說

但密曰

夫聞也者非耳剽壁聽之

也其朝聞道之聞乎

義理之學亦須深沉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

得也

通天地有

晦翁曰

明道先生詩云道

此語須知有極至之理非冊子上所能載者
人須是自向裏入深去理會此箇道理纔理
到深處又易得似禪須是理會到深處又却
不與禪相似方是今之禪學只是未
曾到那深處纔到那深處定走入禪去也譬
如人在淮河上立不知不覺走入番界去定
也只如程門高弟游氏則分明是投番了雖
上蔡龜山也只在淮河上游游漾漾終看他

未破時時去他那下探頭探腦心下也須疑他部下有個好趣在大凡爲學須是四方八面都理會交通曉仍更理會向裏來譬如喫果子一般先去其皮殼然後食其肉又更和那中間核子咬破始得若不咬破又恐裏頭別更有滋味在若是不去其皮殼固不可若只去其皮殼了不管裏面核子亦不可恁地則無緣到得極去處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麓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麓

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

以上並文集

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爲善學

也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

橫渠

孟子說箇處曰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蓋告子但欲固守其心而不動而不知審思明辨之不可廢此所以不能無蔽而有義外之說也

伊川先生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

遺書下同

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逕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頤與政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

相傳曰夫婦之愚可以與

知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道非一於深遠也亦非一於淺近也聖人之言亦然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

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爲將之事 孟子

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萬章問 舜完廩浚井事

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

問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則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裏須是自見得張繹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窮便道了得他

商山錄

晦翁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而可指而

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之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

今人不曾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入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須是未讀詩時如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

後來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

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

何作爲乃有益

以上並遺書

凡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爾

外書

曰程子於語孟有先儒錯會處必與整理正以緊要處不可不同爾

焞初到問爲學之方先生曰公要知爲學須

是讀書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耳願緣少時讀書貪多如今多忘了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

去行之自有所得

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語孟

遺書下同

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

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己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凡看語孟且須熟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已不

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已終身儘多也

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

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

以上

並遺書

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某始作此二書文字既而思之又似剩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却待與整理過

外書下同

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 伊川曰固是好

然若有得終不冷淡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
了便從空寂去

興於詩者吟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

有吾與點之氣象

舊註又云興於詩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恣大皆是此

意猶點據

晦翁曰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

有正其爲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復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是而得其好

謝顯道云

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

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
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忒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

外書下同

又云伯淳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平聲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石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

明道先生曰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價

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爲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

不顯自是作文當如此

以上並外書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

所以治民

舜所以事君

遺書

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

子思

孟子其

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袞說了今之語

道多說高便遺却卑說本便遺却末

遺書

伊川先生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

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
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
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
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
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
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
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
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
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

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
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
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
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
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
得意則在乎人焉

文集
下同

伊川答張閔中書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
尚覲有少進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
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

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義則

象數在其中矣

（舊註）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辭

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

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

所務也

（伯岳）操

晦翁曰大凡易數皆六十八

皆六十也以十甲十二辰亦湊到六十也鍾律以五聲十二律亦積爲六十也以此知天

地之數皆以六十爲節

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

（易傳）下同（伯岳）曰忠

之異法與賢與子不同其迹揖遜征伐不襲其執汗搏杯飲不用於鼎俎邊豆八珍畢陳

之日黃梓土鼓不用於金石絲竹八音克諧
之世巢居穴處不用於上棟下宇層臺累榭
之際以至禹之過門不入顏子之簞瓢
陋巷曾子之去子思之守時也亦勢也
無非易也

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五陰柔而
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

也
大畜之初九曰有
厲利已九二曰與說輟

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爲美三四雖當位
或以不中爲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
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九

二六五可見

備品圖

二爲下卦之中五爲上卦之中以九居二以六居五雖

非正也而各得其中則爲剛柔之相濟故多得其吉焉然又不可以繁論也訟之九二而患至撥井之九二而變激漏豫之六五而貞疾離之六五而出涕是又當以其時而論之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 先生

云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近君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

四件事便休也

遺書下同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

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眾人自有眾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

外書
下同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

減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脚亦不知是少若添一隻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減不得也

游定夫問 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 伊川曰
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
自體究

伊川先生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
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

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
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
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
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
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人既不復作有
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爲而已事
之謬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
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

周禮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

度不考文又曰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
乎晦翁中庸或問曰三重之說唯呂氏爲

得之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
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寡過矣
或問天開於子地開於丑人生於寅是如何
晦翁曰此是邵子皇極經世中說今不可
知他只以數推得是如此他說寅上生物是
到寅上方有人物也有三元十二會三十運
十二世十二萬六千九百年爲一元歲月日
時元會運世皆以十二而三十自三十而十
二至堯時會在巳午之間今則及未矣至
戌上說閉物到那裏則不復有人物矣問不
知人物消磨盡時天地壞也不壞曰也須一
場鶻突既有形氣如何得不壞但一個壞了
又有一個萬八
百年爲一會

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
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
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

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

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

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

國

曰春秋所書凡例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姑以隱公十有一年之事明

之國公改元必書即位而隱公闕焉蓋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板己

以立而遂立焉故不書即位者抑之也叔段縶甲兵具卒乘將襲鄭以弟箕兄以臣伐君

必誅之罪也乃書曰鄭伯克段于鄢叔段而勝之辭于鄢操之爲已寔矣曷不罪叔段而

罪莊公耶蓋姜氏以國君嫡母主乎內叔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莊公

恐其終將執己必爲後患故縱使失道不爲之所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姜氏不敢主國人

不敢從是給其惡者莊公也曰克段縱之也天子八偷魯惜天子之禮樂舊矣今考仲子

之官而六羽是用書曰初獻六羽而與之
辭可見矣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
士書名啗位六卿之長爲天子之冢宰而乃
名之蓋以天王之尊下贈諸侯之妾入道之
大經拂矣夫天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
守也承命贈妾恬不知耻以見宰之非宰也
書曰天王使宰啗來歸惠公仲子之贈則奪
之辭可見矣公將如棠觀魚臧僖伯諫而
不聽則稱疾不從可謂忠臣矣及其卒也隱
公不忘其忠曰叔父有臧於寡人葬之加一
等故書曰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必書
日者以見恩禮之厚所以進之也古者諸侯
大夫皆命於天子公子公孫有登名於史冊
者貴戚之卿也蓋師以公子公子故而自爲卿非
天子之命也故書曰公子益師卒不書官不
書日者所以退之也隱公見弑而曰公薨蓋
不書弑示臣子於君父有不隱諱其惡之禮不
書地者示臣子於君父有不隱諱其實之忠非

所謂徵者乎使民以時謂農隙也時方盛夏農務正興中丘與郎當夏築城興土功而妨農事於是直書曰夏城中丘夏城郎而不愛民力之意顯然可見矣故以一公之事攷之則十二公之行事皆可見以一年之事攷之則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皆可見春秋爲經之世之典百王不易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大法豈不信夫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
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

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
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
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
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文集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
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
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
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
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

須別

托始於隱而非專爲隱作也春秋既衰

幽王嬖褒姒而廢申后愛伯服而黜宜曰申

侯怒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殺之於驪山

之下諸侯乃即申侯而立宜曰是爲平王夫

復讎討賊春秋之大義中國之所以爲中國

也使平王有不共戴天之心合諸侯之力以

討天下之賊則周室中興之業可成而五伯

不與四夷不撫春秋不作矣方其遭褒姒之

難而作小弁之詩其怨慕哀痛之情至今猶

可識也東遷之後苟能充是心焉則其怨慕

哀痛當有大於小弁之事而不可一朝居者

獨奈何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貪其立己之不

惠而忘其不與共天之大耻內無所承上之不

受命其援而立之者乃王室之賊天下之讎

也君臣父子之大倫於是幾絕方且不撫其

民而遠戍母家遂以復讎討賊之師反爲施

恩報德之舉其悖天理拂人心甚矣昔晉大

夫弑厲公而立悼公悼公曰孤始願不及此
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公曰君使出命也立
而不從將安用君二子用我今日否亦今
日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辛巳朝
于武宮遂不臣者五人叔孫之家臣孺牛殺
穆子而立昭子昭子即位朝其家眾數孺牛
之罪而誅之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
可能也悼公昭子不以立己為恩必正其罪
而逐之誅之者蓋為萬世綱常計也今致隱
公之元年乃平王之四十九年也老將至而
耄及之復讎討賊之事終無聞焉夫義莫大
於復君父之讎而失於討賊則篡殺之禍相
仍於世而司馬無以正邦國矣體莫重乎繼
先王之世而受國於仇則攘奪之爭無國不
有而王命無以宗諸侯矣為此二者聖人所
以作春秋也然則春秋之始於隱公者其有
感於平王之末年而
周之終於東也歟

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唯言

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

胡氏春秋

秋傳序曰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與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若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繩準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

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爲要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

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春秋以何
爲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
爲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
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爲中當
閉戶不出則於此爲中權之爲言秤錘之義
也何物爲權義也時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
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

春秋傳爲按經爲斷

(舊註)又云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輿隅問某如何看

某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

進退便是格物

元祐中客有見

伊川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

行唐鑑一部

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

後無此議論

外書

橫渠先生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緼今欲安
置一物猶求審處況聖人之於易其間雖無
極至精義大槩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布
遍細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

橫渠
易說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

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

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

陷**圖曰**天官之職無所不統如外廷羣有

司之宿衛則屬官官正官伯掌之玉官之宿衛則屬官內宰掌之財賦之出入醢醢酒漿

之微物洒掃縫染之賤職惺帝次舍之細事又皆冢宰屬官掌之甚至膳夫司盥官寺廩

御冢宰無所不統蓋冢宰釋氏錙銖天地可權尊足以節制之故尔

謂至大然不嘗爲大則爲事不得若畀之一

錢則必亂矣又曰太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

心曾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

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

官便易看止一職也

語錄下同

古人能知詩者唯孟子爲其以意逆志也夫

詩人之志至平易不必爲艱嶮求之今以艱

嶮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

舊

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本平地上道著
言語今須以崎嶇求之先其心已狹隘了則
無由見得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爲時事拂著
他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
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
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
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
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
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

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尚書難看蓋難得曾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

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

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
格則又見得別

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

發明

以上並
語錄

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
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
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苟有所

開即便割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
之助一日間朋友論著則一日間意思差別
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

詠齋近思錄衍註卷之三

涿齋近思錄衍註卷之四

凡七十條

代郡楊

伯弼

彥瞻

存養

或問聖可學乎 濂溪先生曰可有要乎曰有
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
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
通公溥庶矣乎

通書

伊川先生曰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
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

易傳
下同

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

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

爾雅曰慎之象

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唯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

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

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
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
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無我則止矣不能無
我無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
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
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
於止爲无咎也

已上
易傳

明道先生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遺書
下同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

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問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

而已矣人能求其放心則志氣清明義理昭

著而可以上達否則紛擾昏昧雖從事於學而安能有所發明哉

李籲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父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

呂與叔

諱大臨

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

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遂得西面又
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
踈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
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
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
自然無事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
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
可見況臨大事乎

明道先生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

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

矣

固窮錄 葉翁曰致知格物工夫既到然後應事接物始得其宜若工夫

未到雖應事接物之際未盡合宜亦只得隨

時爲應事接物之計也先生曰固是如此

若學力未到時不成不去應事接物得且如

某在長沙時處之固有一个道理今在路途

道理又別人若學力未到其於應事接物之

間且隨吾學力所至而處之善乎明道之

言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

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雖不中不遠矣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

元無二語

伊川先生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

明道先生曰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爲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

道理也只恭而不爲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

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个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閑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个翻車流轉動搖無須更停所感萬端若不做一个主怎生奈何張

天祺昔嘗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個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個中字此又爲中所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有人習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

明道先生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伊川先生曰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牢固

明道先生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伊川先生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

敬者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
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
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人只有一个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
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爲人君止於仁之類
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
何與焉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
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爲物所役則是

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

已上伊
川語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
然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聖人修己以敬以
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
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
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

此事天饗帝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心要在腔子裏

伯島處太元以養準順初一曰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

于淵神不外也

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明道先生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

也敬則無間斷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敬勝百邪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

涵養吾一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相國張

思叔誦逝者如斯夫范元長曰此只是道體無窮思

叔曰只如此說便不好陳齊之自言初疑逝
音如斯夫每見先生則曰若說與公只說得我
問公却自無所得齊之心服其後有詩云蘭
底亂葉競紅青誰信風光不暫停向
此果能知逝者便須觸處盡相應

不有躬无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
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後自能了當得

天下萬物

伯出錄蒙之六三曰勿用取
女見金夫不有躬無攸利

伊川先生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
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个心此上頭儘有商
量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个誠將來存著
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个善來
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
自存故 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爲誠便
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
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
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
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
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

尹子明曰欲有其形影只收欲其身心便是主
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
不待毫髮事
非主一而何

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二
爲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
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奸此
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

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
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
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上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

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
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
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
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
皆是敬之事也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

舜孳孳爲善若未接物如何爲善只是主於敬
便是爲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嘿
然無言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

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

蘇李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

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

思也既思即是已發

傳思與喜怒哀樂一般

纔發便謂

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

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若言存養於喜

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

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

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

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

日涵養便是涵養又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

伯島曰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

謂之和當其未發之時不可思也不可求也

儻可得而思則已有端緒矣不得爲未發也

儻可得而求則已有形迹矣亦不得爲未發

也獨可於平日存養加功耳存養之要在

乎敬敬在乎主一主一亦在乎習而已曰

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

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賢且說靜時如何

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

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

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

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或曰莫

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
定聖人便言止所謂止如爲人君止於仁爲
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
艮其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
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
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
自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
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
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

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
曰莫若主一季明曰昞嘗患思慮不定或思
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
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
慮與應事皆要求一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
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果善夜夢見之莫不害否
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

却無害捨此皆是妄動

伯密曰

清明在躬志

宗恭默思道此心之誠純一無間故見之於

夢無非兆朕之先見故既夢得說則自信而

不疑營求於野而果得之常人心志不定雖

有夢而不敢自信也高宗之夢其周禮之所

謂正夢歟伯密曰劉彥冲曰莫大於生死莫

小於違順莫重於生死莫輕於夢寐違順之

來怵然驚怖夢寐之間紛然錯亂莫知所主

況死生之變耶學者未須論此但當晝驗之

連順夜察之夢寐若湛然如一無人心須要

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

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

持其志無暴其氣内外交相養也

伯密曰孟子

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躁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則人固當敬守其志而亦不可不致養其氣也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

乎中自然言語順理

中庸

上蔡先生曰出辭氣猶所謂從此心

中流

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却可著力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邪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

深耻

以上並遺書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

外書下同 伯昂曰仁人心也把捉不定則

心非我有矣此何異於鑿家言乎足裏痺爲不仁者乎

伊川先生曰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

字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明道先生曰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

心須教由自家

謝顯道從

明道先生於扶溝

明道一日謂

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顓言語故其學
心口不相應盡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

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

以上並
外書

橫渠先生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
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
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文集

心清時少亂時常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
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何也
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

未去而實心未定也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載則比他人自是

勇處多

語錄下同

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

大抵以艮爲止止乃光明

邵子曰

心猶水也

物則混爲昏濁風不動而物不撓則其明可
以燭毫髮艮之其道光明於此觀之可也

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多則無由光明

易說
下同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必時其動靜則
其道乃不蔽昧而明白今人從學之久不見
進長正以莫識動靜見他人擾擾非關己事
而所修亦廢由聖學觀之冥冥悠悠以是終
身謂之光明可乎

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

繫閔

閔與礙同

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

知之須久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
乎熟之而已

孟子說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四